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韩仁月 日期：2008.5.27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韩仁月 导师签名：李公 日期：2008.5.27

中文摘要

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历程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走势, 1995 年达到最低点, 虽然 1996 年开始回升, 但当前财政支出规模仍低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特殊发展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西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 哪些特殊因素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目的, 文章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全面地分析了西方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并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 探讨了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这是文章定性分析的部分。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并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这是文章定量分析的部分。本文将上述的两部分划分为五章, 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本部分归纳和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关研究, 并界定了本文涉及到的一些概念, 同时介绍了文章的结构及创新点。

第二章为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本文将这些理论归纳为两类: 一是公众主导型理论, 其核心观点在于公众需求促进支出规模的增长; 二是国家主导型理论, 其主导思想认为支出规模的增长是由官僚拉动造成的。

第三章和第四章为文章的核心部分。第三章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国情, 结合财政支出增长理论, 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 并将这些因素归为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两类, 在特殊因素分析中首次引入了市场化指数和开放度因素, 这是本文的第一个创新之处; 其次将 1952 年以来至今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8 年; 1979—1993 年; 1994—2004 年), 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 这是本文的第二个创新之处; 最后侧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 同时对 2006—2010 年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预测。

第四章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本章基于第三章的结

论从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两个方面入手，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进行了国际对比分析。在进行一般因素的比较分析时，验证了瓦格纳法则适合解释我国有益产品支出¹的增长，这是文章的第三个创新之处。

第五章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文章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应由国家主导型向公众主导型转变；二是综合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并不小。

关键词：财政支出规模；因素；财政收入规模；人均 GDP

郭作月

¹ 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支出。

ABSTRACT

Opposite to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advanced countries, since reform and open up,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the form of "U" which slowed down first, then rose up. In 1995,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arrived at the lowest point and has risen up since 1996, but still lower than the level of the 1980s. What caused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in our country? Whether the relevant theories coming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uld explain the change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our country? Which special factors made effect on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our country? Basing on the aims above, the article carried on deep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in our country.

The essay employed the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ing on the research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ystematically and entirely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public spending theory, and combining with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explored the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our country. This part was the qualitative part of the article. By establishing econometric models we positively analyzed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the advance countries. This was the quantitative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essay divided the two parts into five chapters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each chapter was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was introduction. This part induced and concluded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foreign countries, defined some concepts referred in the article, and introduced the framework and creative points of the article.

The second chapter wa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The essay made these theories induce into two kinds. One was citizens over state, of which the key view was that the public demand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the public spending; the other was state over citizens, the leading thinking of which was that bureaucratic actions led to the increase of the public spending.

The third chapter and the fourth chapter were the key parts. The third chapter was the positive research on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of our country. Firstly, basing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theorie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this chapter explored the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our country, and divided these factors into general factors and special factors. During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factors, we first introduced the market index and openness which was the first creative point of the article. Secondly, from 1952 to the present time, w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from 1952 to 1978; from 1979 to 1993; from 1994 to 2004), and discussed the influential degree of each factor on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ases by using econometric analysis which was the second creative point of the article. Lastly, the essay emphatically mad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of the comprehensive public spending scale from reform and open up, at the same time, forecasted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from 2006 to 2010.

The fourth chapter was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bout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Basing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hird chapter, this chapter started from the general factors and special factors, and mad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of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When we analyzed the general factors, the essay tested that Wagner's law was able to explain the increase of benefit products spending which was the third creative point of the article.

The fifth chapter wa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e article arrived at two conclusions: one was that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should change from state over citizens to citizens over state; the other was that the public spending scale of our country was not small.

Key words: public spending scale; factor; fiscal revenues scale; per capita GDP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章 引言

一、问题提出

自 20 世纪以来,政府规模的增长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备受关注的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而财政理论对财政支出分析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功能财政概念的提出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改变了人们对古典理论关于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传统看法。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了古典理论的正统地位,拓宽了政府经济职能的领域。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取代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且政府干预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古典理论所能认可的范围,财政支出规模随之扩展起来。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显得于事无补。这时,主张加强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于 3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获得了较大发展。但随着经济运行的复杂化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学派没有使西方国家返回到过去传统自由放任的老路上。国外财政理论和实践表明,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上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政府职能范围不断拓宽的一个必然趋势。

从国外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也包括一些作为新兴工业国的发展中国家,在近一个多世纪中,特别是战后几十年来,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但从中国的实际看,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支出比重出现了大幅度下滑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量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1995 年预算内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达到最低仅为 11.67%,比 1979 年 31.74%下降了 20.07 个百分点。

国外学者基于发达国家发展的历程对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如德国财政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了“政府活动不断扩大法则”;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斯曼提出了财政支出的“梯度渐进增长”论;美国现代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提出

了“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近年来，关于影响财政支出因素的实证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这些研究一方面来验证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另一方面分析各因素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现象作出了合理解释。

然而，对于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西方关于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我国财政支出的增长？在影响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因素中，哪些因素在我国比较显著？哪些因素却表现出相反的影响？除了国外学者提出的影响因素外，我国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殊因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公共支出、政府支出和财政支出

公共支出、政府支出和财政支出是范围不同的三个概念，笔者认为公共支出的范围大于政府支出，政府支出的范围大于财政支出。公共支出是指政府或社会机构（组织）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成本，如果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成本，可见，公共支出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机构或组织。而政府支出和财政支出的主体只是政府，两者的区别在于财政支出是纳入预算的政府支出，因此，对于政府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的国家来说，两者是等同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公共支出、政府支出和财政支出的区别是很显著的，但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将三者视为等同。

（二）预算内财政支出和综合财政支出

这种财政支出划分方法是我国特有的，由于一部分支出没有纳入预算，所以在我国就有预算内财政支出和预算外财政支出之分。预算内财政支出就是纳入预算内的支出，而综合财政支出是指预算内支出加上预算外支出。

三、文献综述

文献中对影响财政支出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并且作出了很多解释。从技术层面的关于财政支出的定义和测量到财政支出增长理论以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研究。

（一）财政支出的定义

经济理论认为在评价政府的影响时，最重要的是财政支出多少。因为，

支出决定着被私人部门吸收的或为政府活动而从私人部门提取的资源。无论为支出而筹集的资金是来自对私人部门征税还是借款都不重要，关键是资源目前不能被私人部门所利用。David L.Lindauer²用财政支出来衡量政府规模，他认为财政支出是政府的名义价值，可以通过支出或收入来计量的那部分，是政府充当直接经济人角色，且可以评价其价值的那部分活动。而政府其它的活动，如通过货币政策或税率结构等宏观和微观工具来调节经济活动，这部分活动是不能用货币计量的，而它属于政府活动范围，即是政府规模的一部分，但不属于财政支出范围。

（二）财政支出的计量

文献上常常用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来计量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反映了政府利用国内资源的范围，其测量方法主要采用财政支出率即财政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然而，Leonard (1986)认为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没有记录所谓的隐性政府活动。因此，他认为区分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和非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是很重要的。Thomas E. Borcharding 和 Dong Lee³也认为传统的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全面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Leonard 认为如果没有适当考虑政府活动的“隐性方面”，那么财政支出将会显著低估政府对经济的影响。

为了比较不同时期的财政支出，文献上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这一指标。学术界对这一指标的使用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一计量指标夸大了以当期价格计算的财政支出比重。Baumol (1967) 认为相对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较弱，技术变革较快，相对其它产品如私人消费品和投资品，公共产品的价格上升较快，那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值没有考虑相对价格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相对价格体现了消费者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评价，那么这个指标是合适的。

（三）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1、国外研究

至 19 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著作问世以来，国外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理论的演进，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使财政支

² David L.Lindauer. (1988), "The Size and Growth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198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³ Thomas E. Borcharding and Dong Lee, "The Growth of the Relative Size of Government", Claremont Colleges,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出增长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国外学者对财政支出增长原因的解释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需求方面

David L.Lindauer⁴认为关于需求方面的争论包括：瓦格纳法则、消费偏好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瓦格纳法则讨论了公共产品的收入弹性，瓦格纳认为许多公共物品的需求有正的收入弹性，因为公共产品需求的增长是由于工业化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根据 Wagner's 和 Wilensky 的假设，越发达的国家应该拥有越大的政府。Fatas 和 Rose (2001) 证实了政府规模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而增大。然而，David L.Lindauer 认为瓦格纳法则适用于需求的传统分析，相对于转移支付的增长，这个法则更适合解释有益产品支出的增长，如教育、基础设施服务等。如果我们接受相对于其他产品，公共产品的价格会上升这个假设，并且只用瓦格纳法则来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那么相应地要求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而 Ram⁵在 1987 年关于实际财政支出弹性的研究中，没有为这一结论提供充足的论据。而且 Pryor (2002) 认为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变的更加复杂，这时政府的调节可能变得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调节活动会相应减少。总之，抛开政府价格指数可靠性的问题，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瓦格纳法则解释了财政支出增长的一部分。

来自需求方面的另一种解释是偏好。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用对财政支出的偏好大于私人支出的偏好来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根据 Wagner's 和 Wilensky's 的假设，一个国家较高的城市化率促进财政支出的增加。David L.Lindauer 认为如果偏好是一个决定因素，那么是由于消费者更偏好公共产品，或者更偏好公共生产带来财政支出的增长。Mueller⁶反对人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大于对私人产品的偏好这一观点。他认为从经验上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公共产品偏好增大的体现，与各国高水平的财政支出不相关。关于人们对公共生产的偏好大于私人生产的争论，Musgrave (1982) 认为公共生产的目的是随着公共生产产生的背景而不同，这些目的包括：公共生产的副产

⁴ David L.Lindauer. (1988), "The Size and Growth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198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⁵ Ram, R. (1987), "Wagner's Hypothesis in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Perspective: Evidence from "Real" Data for 115 Countr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9, No. 2.

⁶ Mueller, P. C. (1987),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IMF Staff Papers, Vol. 34, No. 1.

品作为调节自然垄断和弥补外部性的手段；某种特殊产出应由公共生产提供；工人比较喜欢公共雇佣；作为创造就业的手段；作为调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工具。可见，Musgrave 的解释不局限于偏好差异这一简单的观点，他的观点大部分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的膨胀。

公共选择学派包含了许多模型，包括中间投票行为、公共雇佣者投票行为和官僚政治理论。Holsey 和 Borcharding (1997) 认为被抚养的人口所占的份额越大，需要的社会服务越多，相应的财政支出越大。另外，政府还应该增加支出来调节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因为，中间选举人比平均选举人更贫穷。Pryor (2002) 得出收入越是不平等，高收入的人群就会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这样政府很少对他们的经济活动施加调节。

David L.Lindauer⁷认为公共选择学派与传统需求方面解释的区别在于：它关注谁需要更大的政府和这种需求怎样导致过多的财政支出。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公共选择理论的应用产生一些问题。首先，许多基本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社会背景。其次，基于公共选择计算而构建的模型要求具备公平和民主竞选的体制。民主体制越不完善，公共选择的解释能力越弱。总之，David L.Lindauer 认为应从需求角度来鼓励发展中国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2) 供给方面

在供给方面，至少存在两点显著争论。一是不平衡增长观点。Baumol (1967) 认为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不同，服务部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慢于非服务部门，而不同部门工资支付相同。政府部门的生产倾向于服务密集型，模型预测出如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水平保持不变，那么政府产出的成本就会上升。尽管 Baumol 的理论假设没有得到经验的证实，但它使人们更加关注作为财政支出增长决定因素的单位成本。如果相对私人生产，政府单位成本长时间增加，那么除了 Baumol 所提到的技术差异，其他因素如公共部门较低的运行效率，再加上预算的软约束，也将导致政府部门单位成本的增加。David L.Lindauer⁸在 1988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规模的替代变量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的的增长与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研

⁷ David L.Lindauer. (1988), "The Size and Growth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198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⁸ David L.Lindauer. (1988), "The Size and Growth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198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究，认为对财政支出增长的解释，根据现有的数据，相对于公共产出的增长，政府运行成本不断增加。

二是所谓财政支出的规律，即财政支出是受可利用税收收入拉动的。Peacock 和 Wiseman (1961) 认为纳税人能容忍的税收负担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连续的，而常常伴随着战争或较大的经济转折而发生。另外，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支出是由可利用的资源拉动的。如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储蓄来提高国内储蓄，那么增加的税收收入将会转化为更多的支出，更多的公共投资。David L.Lindauer 认为上述两点的共同点在于：政府是愿意支付。

(3) 经济发展理论

David L.Lindauer 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政府增长作出的任何解释在两个经验事实面前都显得较为薄弱。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份额高于具有相同人均收入时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财政支出存在一个长期增长的趋势。第一种情况较容易解释，当今的技术与 18、19 世纪显著不同，而且世界各国之间的成员关系要求更多的外交大使、公共医疗专家、航空飞行管理员以及海关办事处等。对于第二种情况，David L.Lindauer 认为由于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关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因此，不期望能为发展国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因素是经历了 20 世纪 25—30 年间的发展理论和随后的宏观调控理论。上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的发展模型常常重视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的范围，相关的理论如最低临界努力、大幅度的推进、平衡增长、伴随经济增长的重新再分配和基本的需求战略都要求有大的政府。而且一些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学者们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这表明更多的财政支出分配给教育医疗等。虽然，随后的理论又强调市场而不是政府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器，但是，早期的理论仍然对许多发展国家公共部门的扩张产生影响。

(4) 特殊国情

这里的特殊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特殊经济特征、政治特征和社会因素等。

Alesina and Wacziarg (1998) 认为政府规模与国家的大小成负相关，而与开放度成正相关。即国家越小，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 的份额越大，开放度也

越大。Pryor (2002) 认为一方面对于调节生产来说, 大国较小国不容易进行, 这样大国政府可能没有很强的意愿进行调节。因此, 政府调节与政府规模成负相关。另一方面, 大国相对小国来说, 企业的规模通常较大, 这样政府就有必要进行调节, 因此, 政府调节与政府规模成正相关。可见, 经济规模对政府规模的净效应应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

Rodrik (1998)发现开放度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他认为政府的支出用来提供社会保险以抵御开放经济所面临的贸易条件变动带来的风险。Persson 和 Tabellini (1999) 认为用开放度可以解释政府的大小, 而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经济越开放来自国外的冲击越多, 如在出口时来自贸易付款方式的冲击。大的政府作为缓冲器来抵御这种冲击, 因此, 较开放经济应该需要更大的政府。Eichner and Wagener (2002)进一步研究认为福利国家不能投保的风险越高, 最优政府规模越大。Jurgen von Hagen⁹将开放度作为自变量引入, 建立如下经验模型:

$$\frac{G}{Y} = a + b \times \frac{X + \text{Im}}{Y} + c \times y + \text{residual}, \quad G: \text{财政支出}; Y: \text{GDP}; X: \text{出口}; \text{Im}: \text{进口}; y: \text{人均 GDP}.$$

为了更好的拟合数据, Jurgen von Hagen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开放度的二次方, 即:

$$\frac{G}{Y} = a + b \times \frac{X + \text{Im}}{Y} + c \times \left(\frac{X + \text{Im}}{Y} \right)^2 + d \times y + \text{residual}, \quad \text{通过对 22 个 OECD}$$

国家、11 个拉丁美洲国家和 10 个 CEE 国家进行回归, 并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来体现这些国家的差别, 其回归结果验证了上述观点。

然而, Pryor 的假设是经济越开放, 政府越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调节国内的经济活动。同样, Garen 和 Trask (2001)认为政府的规模在不开放的经济中较大, 虽然经济越不开放, 财政支出越少, 但在其他方面需要更大的政府。

政治体制有三个基本特征: 1) 政府结构: 集权政府和分权政府; 2) 选举的规则: 普选制度和比例选举制度; 3) 政权类型: 总统制和议会制。De Mello (1999) 认为如果纳税人具有流动性, 那么将这种征税权力交给下级政府会鼓励他们对税基的竞争, 这样可能会有助于减小政府规模, 相反, 如果依靠上级政府的补助和转移支付来增加下级政府的财力, 这样就需要有较大的政府, 而由此也导致了下级政府财力的不平衡。Persson (2001)认为实行总统制

⁹ Jurgen von Hagen, (2004), "Fiscal Policy Challenges for EU Acceding Countries".

的国家应该有较小的政府，而且实行普选的国家应该有较小的国家福利项目和较少的腐败。

另外，一个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可能引起政府规模的变动。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伦纳和布坎南认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公共部门规模（用政府收入水平衡量）应该与财政分权程度呈反向变化的关系。马斯格雷夫从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出发，推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在一个公共部门高度分权的环境下，政府对穷人的援助相对要少得多。Oates（1985）从实证角度对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的关系作了深入分析。他分别使用美国 48 个州的地方政府横截面数据构成的样本和 43 个国家的中央和州政府横截面数据构成的样本，对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和政府规模大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财政分权程度增加既不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缩小，也不必然导致政府规模扩大。不过，他在 1972 年运用世界上 57 个国家的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控制收入水平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则统计上存在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的强烈负相关关系，如果控制了收入水平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则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的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¹⁰

Primo Pevcin¹¹通过分析不同国家政府规模的差异得出经济、政治、文化、人口和社会因素是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而且在分析这些差异时应着重区分政府的活动形式（预算和非预算）和支出形式。他认为经济因素更好地解释了政府消费支出规模和政府非预算支出规模，而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解释政府转移支付支出时更有说服力。同时，他也得出政府的预算规模和非预算规模是此消彼涨的关系。

另外，Carles Boix¹²为了检验上述理论的解释能力及其对东亚的适用情况，建立了如下模型：

$$\text{公共部门} = a + b_1 (\text{经济}) + b_2 (\text{政治制度}) + b_3 (\text{经济} * \text{政治制度}) + b_4 (\text{贸易}) + \varepsilon_i$$

Carles Boix 用一般政府财政收入来度量政府规模，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

¹⁰ Oates, Wallace E., 1972,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¹¹ Primo Pevcin, "Size of Budgetary and Non-Budgetary Government: Explain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Working Paper.

¹² 王世华、刘春江、汪秋明译：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展和贸易开放度对于政府规模有着正面的影响，而民主制单独作用将弱化这一结果，但这种弱化必须与民主政治和人均收入之间强烈的互动效应联系起来。东亚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度导致了对于公共部门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比世界其他地区要小。他进一步用中央政府的支出来测度政府规模，回归结果显示支出增长一方面由贸易开放程度所推动，另一方面又由民主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推动。发展自身对支出并没有影响，而民主自身则会减少支出，东亚的财政支出水平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大约为 GDP 的 16%。

2、国内研究

国内对财政支出研究较为系统的最早见王雍君的《中国财政支出实证分析》¹³，他从公众需求和官僚拉动两方面来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杨丹芳在其著作《财政支出经济分析》¹⁴中则从支出需求和财源供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因素。而阎坤、王进杰的《财政支出理论前沿》¹⁵则阐述了财政支出增长理论中的公共物品偏好表露与公共选择理论。实证分析的学者们大体上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验证：

(1)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胡锋¹⁶认为政府职能是决定财政支出的根本原因，而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影响财政支出变动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这种趋势在 1996 年以后得到加强，这和中国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有一定关系。

黎君¹⁷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对我国财政支出比率的影响是自始至终的。同时得出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没有太强的必然关系，而进入 90 年代我国财政支出明显受到了财政收入的制约。

(2) 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

韦邦荣、杨玉生¹⁸利用协整理论对 1952—2003 年中国财政支出与 GDP 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中国财政支出与 GDP 之间存在双向的格

¹³ 王雍君：中国财政支出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¹⁴ 杨丹芳：财政支出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¹⁵ 阎坤、王进杰：财政支出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¹⁶ 胡锋：转轨时期我国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2）。

¹⁷ 黎君：中国财政支出比率的实证分析[J].财政税收，2004（3）。

¹⁸ 韦邦荣、杨玉生：中国财政支出与 GDP 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2006（14）。

兰杰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中国财政支出与 GDP 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

廖家勤¹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基本因素,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才有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的基本职能范围决定财政支出范围,进而决定财政支出规模;国情影响着政府职能范围,进而影响财政支出规模。

马立平²⁰利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两指标进行了因果关系的检验及相关问题分析,得出滞后 3 年以下,且在 5%显著水平下,财政支出与 GDP 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但滞后期在 4 年以上时,则显示出 GDP 是财政支出的直接原因。

侯荣华²¹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考察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他对 1995 年 54 个国家 GDP 和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规模制约关系的分析,得出结论: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规模制约性强,其系数为 1.1722;高收入国家 GDP 对财政支出规模制约性强,其系数为 0.2443。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主要受到财政收入规模和上年财政支出规模制约。

(3) 多因素分析

杨继和柳柯杰²²认为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影响因素有:GDP 的增长、工业化率的提高、政府规模的扩大、人口因素的影响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他利用 1978—2000 年的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进行了量化分析,计量模型建立如下:

$$\ln E = \partial_0 + \partial_1 \times \ln Y + \partial_2 \times i + \partial_3 \times \ln F + \partial_4 \times \ln O + \partial_5 \times \ln P + \partial_6 \times c + \partial_7 \times g + \chi$$

,其中 E 是财政支出; Y 是 GDP; i 是工业化率; F 是行政管理费; O 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总数; P 是人口总数; c 是城市化率; g 是基尼系数; χ 是误差项。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得出财政支出与 GDP、工业化率、行政管理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总数和基尼系数正相关,与人口总数和城市化率负相关。

四、文章的结构及创新点

¹⁹廖家勤: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分析及其合理控制[J].当代财经,2004(12)。

²⁰马立平:关于财政支出与总产出效果的数量分析[J].决策参考,2005(12)。

²¹侯荣华:财政支出合理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11)。

²²杨继,刘柯杰: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2(9)。

（一）文章的结构

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为引言，在问题提出以后，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对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本文涉及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介绍了文章的结构及创新点。第二章梳理了国外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本文将这些理论归纳为两类：公众主导型和国家主导型。第三章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在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进行选择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并侧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第四章是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本文从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第五章为结论和建议。

（二）文章的创新点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在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中首次引入了市场化指数和开放度因素；二是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三是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适用范围，结果表明瓦格纳法则对有益产品支出增长的解释是有效的；四是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国际比较分析。

第二章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

一、公众主导型理论

公众主导型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正是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和通过预算分配的福利要求，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了财政支出增长。具体来说，从需求方面解释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有：瓦格纳法则、发展阶段增长理论、消费偏好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福利学派“多因素影响说”中的人口理论。

（一）瓦格纳法则

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经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8 世纪至 19 世纪近百年财政支出的研究，提出了“财政支出不断增长法则”，即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该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的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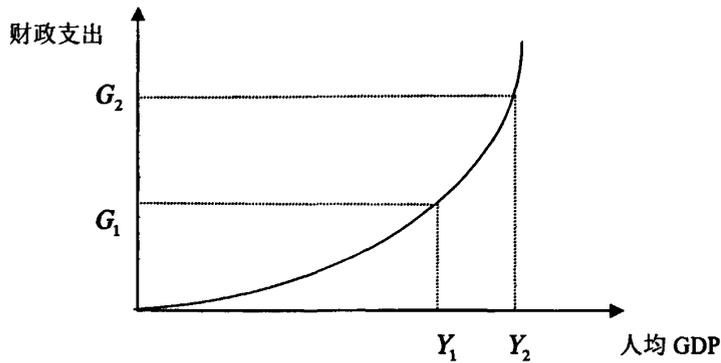


图 1 财政支出与人均 GDP 的关系图

他认为“夜警国家”的“廉价国家”已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除原有职能之外，已在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了新的职能，国家职能从内涵到外延都在不断扩大。具体地说，财政支出不断增长是由于政治和经济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政治因素是指国家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政府职能的内在质量也在逐步提高。这要求有更多的财政支出来予以支持和保证。经济因素是指市场机制的先天缺陷，整个社会的资源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最适当的配置，因此，有必要

由政府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由此导致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

（二）发展阶段增长理论

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和罗斯托（W.W.Rostow）同样赞成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一般规律，并且他们更进一步地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对财政支出的不同要求来解释和论证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的具体原因。他们认为，在一国经济从较低人均收入向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发展过程中，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几乎总是要出现的，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财政支出的构成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给生产性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政府必须提供交通、水利、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因此，这一过程中，政府财政支出不仅总量大大增加，而且这时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资支出比率较高。到了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政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便于资本积累的基础设施，从而这方面的公共投资支出比重就会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的问题日趋突出，阻碍了经济趋于成熟，因此为了对付市场失灵，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由此政府这方面的支出会增加。所以，在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或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不会下降，而是会有进一步增加的要求。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按照推广的恩格尔法则，衣、食、住等基本需要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份额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下降，资源可能更多地被用于满足更高层次需要，如：教育、卫生、保健、安全、福利和娱乐等。而这些需要将要求一个较大的公共产品份额；高收入人口迁居郊外需要城市的重新开发等，因而，该时期的教育、卫生、保健、安全、福利等支出及相关设施支出会出现较高的增长率。

（三）消费偏好理论

消费偏好理论认为可以用公民对财政支出的偏好大于私人支出的偏好来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由于消费者更偏好公共产品，或者更偏好公共生产，那么一个国家较高的城市化率会促进财政支出增长。可见，消费偏好理论为城市化进程促进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关注谁需要更大的政府和这种需求怎样导致过多的财政支出。公共选择学派中的中间投票行为可以从公民需求角度来解释财政支出的

增长。由于中间选举人比平均选举人更贫穷，政府应该增加支出来调节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另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选民存在财政错觉也是导致国家支出膨胀的重要原因。财政幻觉是说选民不同于消费者，他们没有认识到财政支出给他们造成的成本与带来的利益之间的联系，或者说，选民低估了公共支出计划的成本，因而他们就会支持财政支出的增加。

（五）人口理论

瓦格纳法则、发展阶段增长理论、消费偏好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都隐含着人口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影响。福利经济学派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则认为在纯公共产品情况下，由于增加一个社会成员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人口增长不会引起财政支出增长。但总财政支出被分配给更多的人，每个成员的支出份额将下降，这相当支出价格下降了，又会引起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还会对服务条件产生影响。随着人口增加，社会拥挤成本会上升，这些拥挤成本对个人效应产生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有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在一定的外部拥挤成本下，如果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保持不变，人口增长将导致支出更大比例的增长。

二、国家主导型理论

国家主导型理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官僚机构不依赖公民而“制造”自己的需求，隐瞒税收负担，从而在违背公民意愿的情况下扩张财政支出规模。从官僚拉动的角度来解释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有：

（一）财政支出阶梯型渐进增长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A.T.Peacock）和威斯曼（J.Wisemen）通过考察英国 1890—1955 年间财政支出状况与这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型态之间的关系，于 1961 年提出了“阶梯型渐进增长”理论，从而对瓦格纳的研究方法作了重要的补充。皮考克和威斯曼认为财政支出是受可利用税收收入拉动的。在经济成长的正常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政府税收会相应增长，支出规模也就不断扩大，但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时期社会稳定、人们安定，这时除财政支出的正常增长外，公共财政支出难以获得额外的增加或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这时纳税人对其所处环境非常满意，不愿意在增加纳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额外的公共产品提供。但是，在社会发生突变时，人们为了摆脱战争、饥荒或危机等带来的困境，其税收容忍水平将会提高，这时，

政府的支出水平有可能大规模地上升。从而原先的渐进趋势就会被打破，新的较高的预算水平代替了原来较低的税收和支出水平，使整个财政支出在渐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个上升的“台阶”。社会突变后对政府的信心培育了人们对政府的需求，人们要求政府做更多的事，要求政府解决以前所忽视的重要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予以支持，由此，出现税收容忍新水平。因此，社会突变过去以后，财政支出水平虽然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低于原先的趋势水平。皮考克和威斯曼所认为的财政支出“梯状”发展趋势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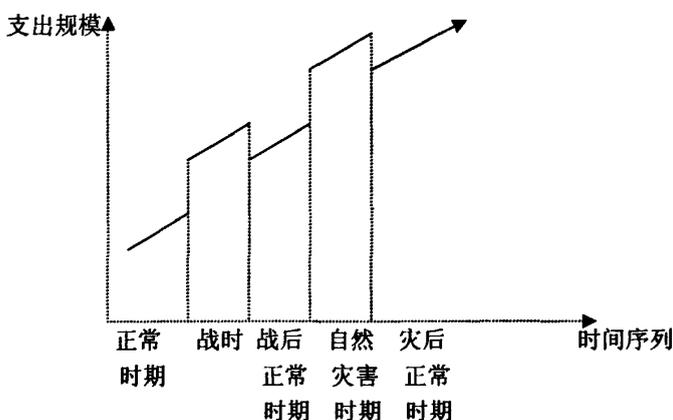


图 2 财政支出的“梯状”发展趋势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公共品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物质资料和劳动力，这些投入的物质资料和劳动力价格都会影响财政支出水平。经济中的部门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存在规模经济和技术变化的劳动生产率递增部门；另一类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规模经济和技术变化不明显的非劳动生产率递增部门。Baumol（1967）认为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不同，服务部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慢于非服务部门，而不同部门工资支付相同。政府部门的生产倾向于服务密集型，如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水平保持不变，那么政府产出的成本就会上升。可见，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是导致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一个原因。

（三）官僚行为增长理论

财政支出阶梯型渐进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长理论在解释官僚拉动财政支

出增长时，官僚的行为存在一定的依据，如社会发生突变和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官僚行为增长理论则用官僚机构的行为模式来解释支出增长。其中心论点有两个：一是官僚从财政支出中收益大于一般公众，因为每个官僚机构的办公条件、福利待遇、政绩显示和迎合选民偏好的心理，都与较高水平的财政支出有某种联系，而公众从较高水平开支中的受益是非常分散的和一般性的。二是官僚倾向于隐瞒公共服务的真实成本，使公众产生财政幻觉。可见，官僚政治理论强调官僚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有增加财政支出的意愿。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选择

(一) 一般因素的选择

基于前面介绍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我们可以引入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从公众需求角度来看它们是：瓦格纳法则和发展阶段论提出的人均GDP；消费偏好理论的城市化率；公共选择学派中间投票行为的基尼系数；福利学派“多因素影响说”的人口。从官僚拉动角度看则有：财政支出阶梯型渐进增长理论提出的税收收入；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官僚行为增长理论提出的政府部门产出成本。

(二) 特殊因素的选择

之所以要进行特殊因素选择，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呈现特殊的发展趋势。因此，除了分析上述影响财政支出的一般因素外，我们还要研究一个国家特有的因素。文献中认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于特殊的经济特征和政治特征。我们首先分析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得出影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特殊因素。

1、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发展的特殊性

根据前面对财政支出的界定，由于制度外支出的数据不易得到，这里只分析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和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我们采用文献上一贯的方法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规模，那么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和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分为预算内财政支出、综合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1) 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分析

图3为1952—2004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当年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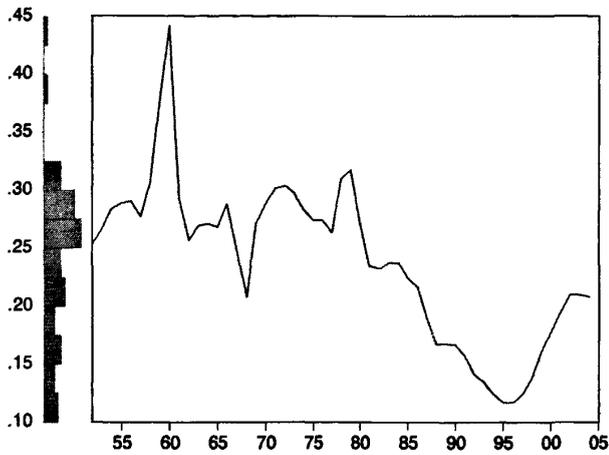


图3 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大体上可划分为改革前后两个阶段：

1952——1978年：这段时间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除了1959年的37.7%、1960年的44.1%和1968年的20.8%异常年份外，其他年份维持在25%——31%之间。由于1958——1960年的“大跃进”盲目增加基建项目，扩大基建投资，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在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分别为1589个、1361个和1815个。而“一五”时期五年全部限额以上施工单位为1600个，“大跃进”三年中，每年的施工项目就接近或超过“一五”时期五年的施工项目。²³基本建设战线的拉长，必然引起财政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大跃进”三年预算中基本建设资金总额比“一五”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长了75%，而且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和幅度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和幅度，这样导致这三年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度提高。

1967年和1968年是受“文革”破坏最严重的两年。这两年的国民经济有关各项指标呈现全面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经济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1968年为了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削减了相当于1966年1/3的财政支出。这导致了1968年财政支出规模降到了这个时期的最低点。

1979——2004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趋势非一般国家的渐进增长，而是U型走势。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31.74%下降

²³ 资料来源：赵梦涵：新中国财政税收史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到 1995 年的 11.67%，1996 年以后财政支出规模又逐年上升。财政支出规模的这种特征与我国经济的转轨时期分不开的。在转轨初期，政府的放权让利导致政府资源配置职能下降，而且资源配置职能变迁引起财政支出的下降幅度大于政府分配职能和调节职能增加引起财政支出上升的幅度。

（2）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分析

由于我国的预算编制没有很好地遵循完整性原则，大量财政资金不纳入预算，形成预算外资金。这样，我们用预算内支出数据得到的财政支出规模就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宏观财政负担，更不能反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相对作用和公共部门的规模。为了使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成为测度政府作用和财政负担的一个有用的指示器，应尽可能以全部财政支出概念为基础估算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²⁴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我国的综合财政支出规模。

1993 年以前，预算外资金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国有企业掌握的大量预算外资金。按照全口径计算，1992 年的预算外资金达到最高水平，当年预算外收入达到 3854.92 亿元，预算支出达到 3649.9 亿元，收支大体持平，其中支出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支出（3742.2 亿元）的 97.5%。1993 年和 1996 年国务院两次调整了预算外资金支出口径，缩小了预算外资金范围。1993 年国务院决定将原来确定为预算外资金的国有企业留利和专项基金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而此项资金占预算外资金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80% 左右。根据国务院的这个决定，1978—1992 年的预算外资金规模只有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外资金规模的 20%。199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对预算外资金的概念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将 13 项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地方财政部门掌管的预算外资金也纳入地方预算。可见，1996 年的这次调整只是将预算内外资金相互间进行了调整，并没有缩减预算内外资金的总规模。

为了考察改革开放以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根据国务院对预算外资金的两次调整，我们对统计数据作如下处理：由于 1978—1981 年预算外支出的数据没有统计，我们用预算外收入的数据来代替；1978—1992 年综合财政支出等于预算内支出加上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外支出的 20%；1993—2004 年的综合财政支出等于统计年鉴上预算内外财政支出总和。1978—

²⁴王雍君：中国财政支出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004年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与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的对比,如图4: *ter*代表综合财政支出规模; *er*代表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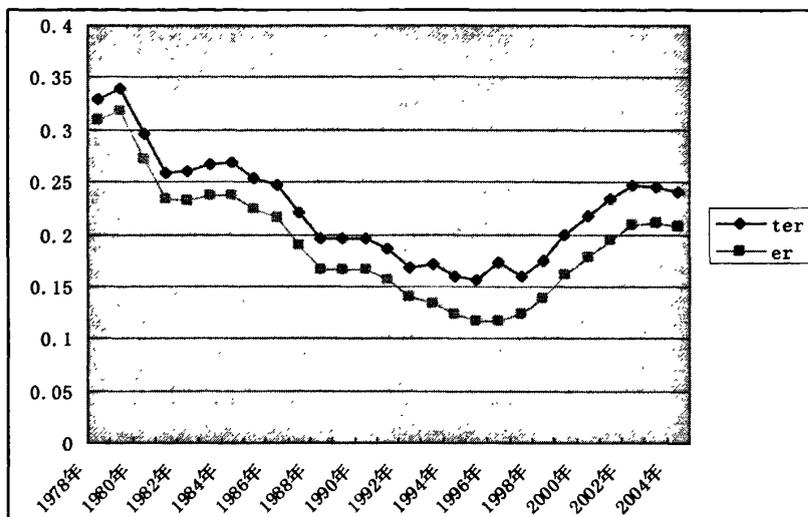


图4 1978—2004年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与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

从图4可以看出,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从1979年的33.98%下降到1995年的15.66%。1996年两者的差距达到最大,为GDP的5.65%,其他年份维持在GDP的2%—4%之间。

必须指出,除了预算外支出外,在我国还存在财政收入退库支出、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和非合规性的制度外支出。如果把这些支出都算在内,廖家勤²⁵认为目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在30%以上。

另外,2006年统计年鉴对1978—2005年的GDP进行了调整,第一产业包括了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包括了城市公共交通业,批发与零售业包括了餐饮业。经过调整的GDP缩小了财政支出规模,GDP调整前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比较如下图5: *ter*为调整前的综合财政支出规模; *ter1*为调整后的综合财政支出规模。

²⁵廖家勤: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分析及其合理控制[J],当代财经,200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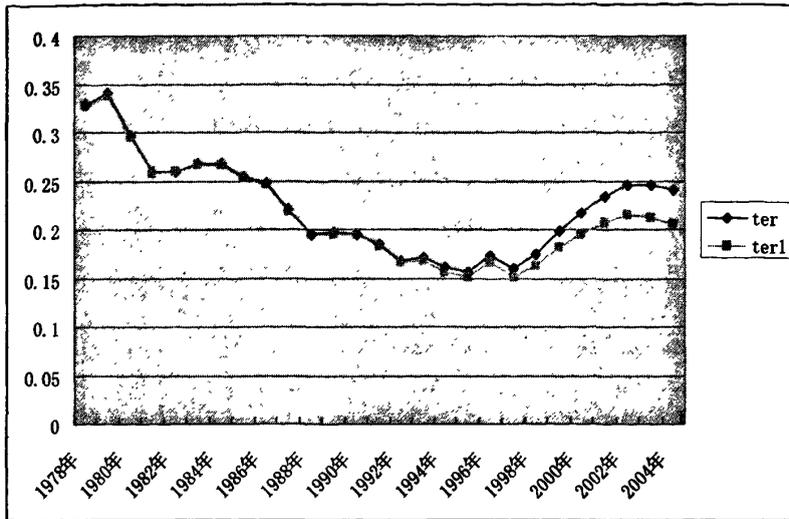


图5 GDP调整前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比较

从图5看出，两者的差距从1993年开始变得明显，以后逐年加大，2004年达到最高为3.45%。根据调整后的GDP，2000年以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大约下降2—3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无论是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还是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包括调整后的）都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

2、影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特殊因素选择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么，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而进行的关于影响财政支出因素的研究是否能用来解释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因此，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除了寻找那些影响财政支出的一般因素外，我们还应探索基于我国的特有因素。这里不考虑我国特殊的政治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相应的配套改革也开始进行，其中对财政支出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决定政府支出范围，进而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无法量化的变量，在计量分析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处理这种变量：一是在模型中我们用虚拟变量来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变量，如本文用市场化指数、

财政分权和开放度来体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1) 市场化指数

从市场化指数指标构成来看,市场化指数体现了: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映了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方式作出相应转变的程度,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市场化发展的程度较高,其政府分配资源的程度较低。张宗益(2006)用三个指标来衡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政府职能身份转换指标;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指标,衡量政府对企业活动管制的放松程度。第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使得在整个经济中市场调节的比重提高。第三,对外开放程度。第四,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反映了市场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可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最直接,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度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则体现了政府的调节和管制作用,对财政支出规模产生间接的影响。

(2) 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后果,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动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财政分权在影响各级政府财权划分的同时,必然会对各级政府的事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最终可能对财政总支出规模产生影响。而且,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分税制财政体系的建立,财政分权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会表出一定的特殊性。

(3) 开放度

开放度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的扩大,客观上要求政府扩大职能范围。如政府需要处理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活动、抵御意外国际冲击以及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对企业的扶持等等。事权的扩大必然对支出范围产生影响,进而可能影响财政支出总规模。

二、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分析

基于上面对影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因素的选择,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通过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来验证各个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效果。

由于改革开放以前预算外财政支出没有统计,为了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在本部分分析中,我们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对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

(一) 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为了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的数据范围是 1952—2004 年,并将这一时间段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8 年;1979—1993 年;1994—2004 年。1978 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1994 年,我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伴随着体制的变革,各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笔者引入虚拟变量来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变量影响程度的差异。虚拟变量的设定如下:

$$d_1 = \begin{cases} 1 & 1952-1978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quad d_2 = \begin{cases} 1 & 1994-2004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通过上面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选择,我们得出可能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人均 GDP、城市化率、基尼系数、人口、税收收入、政府产出成本、市场化指数、财政分权和开放度。由于这部分的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而基尼系数和市场化指数至 1978 年开始才有统计,因此,在本部分分析中暂不将这两个变量引入模型。对于政府产出成本这一影响因素,一方面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测算;另一方面正如胡书东(2001)所认为的分权是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引起政府运行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所以,在此仅将财政分权这一因素加到模型中。另外,我国的财政支出长期以来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为了更全面地衡量政府的预算收入,我们用财政收入来代替税收收入。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选定进入模型的影响因素是:人均 GDP、城市化率、人口、财政收入、财政分权、开放度和体现体制变革的虚拟变量。

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采用实际人均 GDP。实际人均 GDP=名义人均 GDP/GDP 折算指数。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 GDP 折算指数的统计,笔者借鉴司春林(2002)关于 GDP 折算指数的计算方法:

$$GDP \text{ 折算指数} = \frac{\text{第}t\text{年名义GDP}}{\text{第}t\text{年GDP指数}} \times \frac{1952\text{年GDP名义值}}{1952\text{年GDP指数}(100)}。 \text{另外,为了减}$$

小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实际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

城市化率:我们用各年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口:各年份年底人口总数。财政分权:各年份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开放度:各年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另外,对财政收入这个变量,

我们采用和财政支出相同的处理方法，在模型中使用财政收入相对规模即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这一变量。

(二) 模型的设定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首先必须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即检验是否有单位根 (unite root)。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则要看各个变量是否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若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则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只有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才可以对模型进行回归，它避免了直接回归可能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

按照上面的步骤，我们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 Dickey-Fuller 的 ADF 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的一般方法为：

$$DY_t = a + b \times t + d \times Y_{t-1} + \sum_{i=1}^p g_i \times \Delta Y_{t-i} + e_t, \text{ 其中, } \alpha, \beta, \delta, \gamma \text{ 为参数; } t$$

为时间趋势因素； p 为最优滞后阶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是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过程。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 SIC 准则。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 $\ln rpergdp_t$ 代表实际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er_t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rr_t ：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decen_t$ ：财政分权； $openess_t$ ：开放度； $city_t$ ：城市化率； pop_t ：人口。

表 1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er_t	-1.66	-2.92	(C, 0, 0)	1
Δer_t	-6.38	-1.95	(0, 0, 0)	0
$\ln rpergdp_t$	-1.01	-3.50	(C, T, 3)	1
$\Delta \ln rpergdp_t$	-5.33	-2.92	(C, 0, 1)	0
rr_t	-1.31	-2.92	(C, 0, 0)	1
Δrr_t	-6.63	-1.95	(0, 0, 0)	0
$decen_t$	-1.76	-3.50	(C, 0, 0)	1

$\Delta decen_t$	-7.26	-1.95	(0, 0, 0)	0
$openess_t$	-0.83	-3.50	(C, T, 0)	1
$\Delta openess_t$	-5.98	-2.92	(C, 0, 0)	0
$city_t$	1.12	-3.50	(C, T, 0)	2
$\Delta city_t$	-1.98	-2.92	(C, 0, 3)	1
$\Delta\Delta city_t$	-7.21	-1.95	(0, 0, 1)	0
pop_t	2.80	-3.52	(C, T, 10)	2
Δpop_t	-2.12	-2.92	(C, 0, 4)	1
$\Delta\Delta pop_t$	-5.32	-1.95	(0, 0, 2)	0

注：C代表常数项，T代表时间趋势，N代表滞后期阶数。

变量前面加“ Δ ”代表该变量的一次差分，“ $\Delta\Delta$ ”代表二次差分。

由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人口和城市化率的单整阶数为2，其他变量的单整阶数为1。由于变量不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我们不能直接对表1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先要对城市化率和人口因素进行变换。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引入城市化率比上年提高的百分比（城市化率原序列的差分）和总人口净增长率来代替城市化率和年底总人口数：一方面保证变换后的变量是1阶单整；另一方面变换后的变量应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总人口净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为：（本年度年底总人口数-上年度年底总人口数）/上年度年底总人口数。我们用 $dcity_t$ 表示城市化率比上年提高的百分比； $dpop_t$ 表示总人口净增长率。 $dcity_t$ 和 $dpop_t$ 平稳性检验如表2。

表2 $dcity_t$ 和 $dpop_t$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C, T, N)	单整阶数
$dcity_t$	-1.98	-2.92	(C, 0, 3)	1
$\Delta dcity_t$	-7.21	-1.95	(0, 0, 0)	0

$dpop_t$	-2.16	-2.92	(C, 0, 4)	1
$\Delta dpop_t$	-5.47	-1.95	(0, 0, 2)	0

从表 2 的检验结果来看, $dcity_t$ 和 $dpop_t$ 具有 1 阶单整。这样我们可以对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 er_t 、 $\ln rpergdp_t$ 、 rr_t 、 $decen_t$ 、 $openess_t$ 、 $dcity_t$ 和 $dpop_t$ 进行协整检验。

为了验证不同发展阶段各变量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 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各变量与虚拟变量乘积的形式。因此, 我们进一步对这些乘积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表 3。

表 3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ln rpergdp_{d_1}$	-2.09	-3.50	(C, T, 0)	1
$\Delta \ln rpergdp_{d_1}$	-7.13	-2.92	(C, 0, 0)	0
$\ln rpergdp_{d_2}$	-1.58	-3.51	(C, T, 0)	1
$\Delta \ln rpergdp_{d_2}$	-6.86	-2.92	(C, 0, 0)	0
rr_{d_1}	-1.24	-2.92	(C, 0, 0)	1
Δrr_{d_1}	-7.82	-1.95	(0, 0, 0)	0
rr_{d_2}	0.37	-2.92	(C, 0, 0)	1
Δrr_{d_2}	-6.89	-1.95	(0, 0, 0)	0
$decen_{d_1}$	-1.23	-2.92	(C, 0, 0)	1
$\Delta decen_{d_1}$	-7.19	-1.95	(0, 0, 0)	0
$decen_{d_2}$	-0.41	-2.92	(C, 0, 0)	1
$\Delta decen_{d_2}$	-6.95	-1.95	(0, 0, 0)	0
$openess_{d_1}$	-2.45	-3.50	(C, T, 0)	1
$\Delta openess_{d_1}$	-7.50	-2.92	(C, 0, 0)	0

$openess,d_2$	-1.17	-3.50	(C, T, 0)	1
$\Delta openess,d_2$	-7.27	-2.92	(C, 0, 0)	0
$dcity,d_1$	-11.3	-2.93	(C, 0, 7)	0
$dcity,d_2$	-0.61	-2.93	(C, 0, 10)	≥ 3
$\Delta dcity,d_2$	7.12	-1.95	(0, 0, 9)	≥ 2
$\Delta\Delta dcity,d_2$	2.57	-1.95	(0, 0, 10)	≥ 1
$dpop,d_1$	-1.61	-2.92	(C, 0, 4)	1
$\Delta dpop,d_1$	-5.27	-1.95	(0, 0, 2)	0
$dpop,d_2$	-1.43	-2.92	(C, 0, 0)	1
$\Delta dpop,d_2$	-7.31	-1.95	(0, 0, 0)	0

从表 3 看出，除了城市化率与虚拟变量乘积两个序列外，其他乘积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单整阶数也是 1。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对于单方程的协整向量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恩格尔—格兰杰 (EG) 两步法：首先采用 OLS 方法进行协整回归，并提取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记为 u ；其次，对残差序列 (u) 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以 er_t 为因变量， $\ln rpergdp_t$ 、 $\ln rpergdp_{t,d_1}$ 、 $\ln rpergdp_{t,d_2}$ 、 rr_t 、 rr_{t,d_1} 、 rr_{t,d_2} 、 $decen_t$ 、 $decen_{t,d_1}$ 、 $decen_{t,d_2}$ 、 $dcity_t$ 、 $dpop_t$ 、 $dpop_{t,d_1}$ 、 $dpop_{t,d_2}$ 、 $openess_t$ 、 $openess_{t,d_1}$ 和 $openess_{t,d_2}$ 为自变量进行协整回归并提出残差 u 。 u 的平稳性检验如表 4：

表 4 u 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u	-6.44	-1.95	(0, 0, 0)	0

可见，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说明变量 er_t 、 $\ln rpergdp_t$ 、 $\ln rpergdp_{t,d_1}$ 、 $\ln rpergdp_{t,d_2}$ 、 rr_t 、 rr_{t,d_1} 、 rr_{t,d_2} 、 $decen_t$ 、 $decen_{t,d_1}$ 、 $decen_{t,d_2}$ 、 $dcity_t$ 、 $dpop_t$ 、 $dpop_{t,d_1}$ 、 $dpop_{t,d_2}$ 、 $openess_t$ 、 $openess_{t,d_1}$ 和 $openess_{t,d_2}$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我们将模型 1 设定为：

$$er_t = a + b_1 \times rr_t + b_2 \times rr_t d_1 + b_3 \times rr_t d_2 + b_4 \times \ln rpergdp_t + b_5 \times \ln rpergdp_t d_1 + b_6 \times \ln rpergdp_t d_2 + b_7 \times decen_t + b_8 \times decen_t d_1 + b_9 \times decen_t d_2 + b_{10} \times dcity_t + b_{11} \times dpop_t + b_{12} \times dpop_t d_1 + b_{13} \times dpop_t d_2 + b_{14} \times openness_t + b_{15} \times openness_t d_1 + b_{16} \times openness_t d_2$$

各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如表 5 所示。

表 5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解释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rr_t	t 时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低收入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受到财政收入规模的制约
$\ln rpergdp_t$	t 时期实际人均 GDP (元) 的自然对数	+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规模正相关
$decen_t$	t 时期预算内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 (分权)	-	高度分权的环境下，政府对穷人的援助减少
$dcity_t$	t 时期城市化率比上年提高的百分比	+	较高的城市化率促进财政支出的增加
$dpop_t$	t 时期总人口的净增长率	+	人口规模越大对公共品需求越多
$openess_t$	t 时期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 (开放度)	+	较开放的经济需要更大的政府
$rr_t d_1$ 、 $decen_t d_1$	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乘积。	+、+	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支出更多的受财政收入限制，集权程度较高，而人均 GDP、人口和开放度对支出影响较小。
$\ln rpergdp_t d_1$	d_1 为虚拟变量，如果 t 是 1952	-	
$dpop_t d_1$	—1978 年，则取 1，其它取 0	-、-	
$openess_t d_1$			

rr, d_2 、 $decen, d_2$	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乘积。 d_2 为虚拟变量, 如果 t 是 1994—2005 年, 则取 1, 其它取 0	—、— + +、+	财税体制改革以后, 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减弱, 分权程度较高, 而人均 GDP、人口和开放度对支出影响较大。
$\ln rpergdp, d_2$			
$dpop, d_2$			
$openess, d_2$			

(三) 模型的回归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我们对上面设定的模型直接用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回归。

对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回归, 我们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对自相关的检验, 通常采用 BG 检验方法。BG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模型中存在高阶自相关。对自相关的修正, 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也称广义差分法。经过自相关修正后模型的 BG 检验结果如表 7, 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 1—4 阶上, 模型已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表 6 Breusch-Godfrey LM 自相关检验

滞后阶数	卡方统计量	自由度	P 值
1	0.41	1	0.52
2	8.86	2	0.01
3	9.15	3	0.03
4	9.21	4	0.06

表 7 模型修正后 Breusch-Godfrey LM 自相关检验

滞后阶数	卡方统计量	自由度	P 值
1	0.43	1	0.51
2	0.57	2	0.75
3	2.50	3	0.47
4	3.65	4	0.45

模型经过自相关处理后, 我们接下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怀特 (White) 异方差检验结果如表 8。检验结果显示,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

表 8 White 异方差检验

卡方统计量	P 值
12.29	0.72

经过自相关处理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9 第二列所示。由于人均 GDP 及其与虚拟变量的乘积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因此,我们将这三个变量从模型中剔除,修正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9 的最后一列所示。

表 9 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原模型	修正后
rr_t	1.04 (8.50)***	1.02 (12.04)***
$rr_t d_1$	0.07 (0.50)	0.08 (1.18)
$rr_t d_2$	0.64 (0.99)	0.59 (2.65)***
$\ln rpergdp_t$	-0.01 (-0.59)	—
$\ln rpergdp_t d_1$	-0.00 (-0.02)	—
$\ln rpergdp_t d_2$	0.01 (0.39)	—
$decen_t$	0.18 (2.19)**	0.16 (2.22)**
$decen_t d_1$	-0.18 (-2.09)**	-0.18 (-2.45)**
$decen_t d_2$	-0.43 (-2.30)**	-0.31 (-2.65)***
$dcity_t$	0.66 (2.85)***	0.69 (3.14)***
$dpop_t$	-2.79 (-1.81)*	-2.8 (-1.90)*
$dpop_t d_1$	2.37 (1.51)*	2.25 (1.52)*
$dpop_t d_2$	11.08 (1.55)*	9.07 (2.31)**
$openess_t$	-0.16 (-1.19)	-0.18 (-1.54)*
$openess_t d_1$	0.28 (1.73)*	0.28 (2.14)**
$openess_t d_2$	0.13 (0.88)	0.15 (1.23)
\bar{R}^2	0.9916	0.992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

(四)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将各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总结为下表 10。

表 10 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影响程度

影响因素	1952—1978 年 (I)	1979—1993 年 (II)	1994—2004 年 (III)
rr_t	正相关不显著加强	正相关	正相关显著加强
$decen_t$	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显著加强
$dcity_t$	NA	正相关	NA
$dpop_t$	负相关显著减弱	负相关	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
$openess_t$	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	负相关	负相关不显著减弱

1、对 rr_t 的解释

由于我们虚拟变量的选取是以 1979—1993 年这个时间段为基础类别，因此，各变量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程度的变化是与基础类别进行比较而言的。收入规模（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对支出规模的影响在这三个阶段都呈现正相关，而影响程度却不相同。与 1979—1993 年这段时间相比，1979 年以前财政收入规模对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没有显著变化，而 1994 年以后变得显著，财政收入规模变动引起支出规模更大幅度的变化，如图 6 所示（ rr ：预算内财政收入规模； er ：预算内财政支出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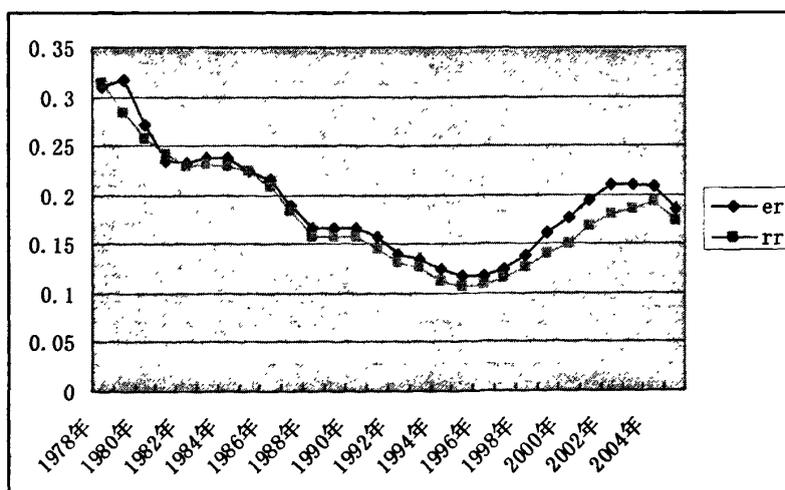


图 6 预算内财政收入规模与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图

从图 6 可见, 1994 年以前, 除了个别年份外, 财政收入规模和支出规模大体上保持同比例变化。而 1994 年以后,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 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每提高 1%,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大约提高近 2%。支出的增长速度之所以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是因为收支缺口可以由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来补充。1994 年以前, 国债的发行规模小, 且增幅比较平稳。而 1994 年以后, 国债规模迅速扩大, 国债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2、对 $decen_t$ 的解释

财政分权对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三个阶段里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 而且在不同阶段其对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地差异。在阶段 II, 两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而在阶段 I 则表现为显著地负相关, 阶段 III 较前两个阶段相比, 财政分权对支出规模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显著地负相关, 而且与阶段 I 相比, 负相关的作用明显加强了。

至 1952 年以来, 我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财政分权: 1958—1961 年的权力下放; 1970—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权力下放; 改革开放以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前两次财政分权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下进行的,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 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自主权, 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 这种分权的实质是在保留基本的计划体制前提下向地方政府下放资源配置权。在这种体制下, 中央在分权的同时, 保持了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适当控制, 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物质分配权, 这样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因此, 1978 年以前的两次大规模财政分权并没有引起财政支出规模相应的扩大, 反而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

第三次分权则意味着市场机制的引入, 这时的财政分权不仅包括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 以及相应的财权下放, 而且包括公共投资权限的下放和投资资源的下放, 地方政府将支配更多的投资资源, 选择投资项目和投资规模的自主权扩大了。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 这次的权力下放在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集中统一控制力度大大下降的同时, 并没有相应形成有效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所承受的来自中央和上级的直接监督控制大大减少, 而其所辖地域内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以及控制地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机制却十分薄弱, 这样很难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不适当

行为施加强有力的约束。这种政府管理体制加剧了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从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规模扩张更快的现象，进而导致了总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

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没有给地方政府增加自主权，确定税率和定义税基的权力都在中央政府。这种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再加上相应的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陷入“赤字”的处境，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对共享收入的分配和专项补助的提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地方政府的支出扩大了，但由于受到财力的限制，其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小于中央财政支出规模的缩小，进而导致总财政支出规模的降低。

3、对 $dcity_t$ 的解释

由于 $dcity_t$ 与虚拟变量的乘积不是 1 阶单整，在模型中没有引入其乘积序列，因此，我们只能知道 $dcity_t$ 与支出规模呈现正相关，不能判断出不同发展阶段 $dcity_t$ 对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但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随着城市化进行的加快，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基本建设支出将会扩大。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维持在 30% 以上，1958—1960 年这三年间呈达到 50% 以上。因此，经济发展初期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基本建设支出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率这一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较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基础设施体系趋于完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渐降低，特别是 1994 年以后，这一比重的平均值为 12.8%。这个时期的城市化率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效果较弱。通过上述的分析，按照我们阶段的划分，城市化率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度是逐渐递减的，即阶段 $I > II > III$ 。

4、对 $dpop_t$ 的解释

总人口的净增长率对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两者在阶段 I 呈现出弱负相关性，阶段 II 呈现出显著地负相关性，而在阶段 III 两者又转变为正相关。对我国来说，人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前，除了 1960 年和 1961 年人口的净增率为负值，其它年份人口的净增长率维持在 2%—3% 之间。尽管人口在较快的增长，但财政支出规

模并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建设吃饭型财政”,这种计划型财政忽视了财政和社会公共需求的内在联系,而人口是影响社会公共需求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定,计划型财政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着眼于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财政理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人口规模越大,对公共品的需求越多,这对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起到促进作用。

5、对 *openess*_t 的解释

开放度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在阶段 II 和阶段 III 两者是负相关,且在这两个阶段开放度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别。而由阶段 I 到阶段 II,开放度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由正相关关系转变为负相关关系。开放度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要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分析。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一切,而经济越开放来自国外的冲击越多,政府需要提供社会保险以抵御开放经济由于贸易条件变动而带来的风险,政府职能相应地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也随之增加。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政府逐渐退出市场调节的领域。虽然较开放以前,此时的经济逐步放开,政府抵御外来冲击的职能逐渐加大,但政府调节国内经济的职能却相应的缩小。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逐渐开放并没有促进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

三、改革开放以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预算内财政支出绝对额的迅速扩张,预算外财政支出和制度外财政支出也随之膨胀起来,这导致我国三种口径的财政支出并存,即小口径的财政支出(预算内财政支出)、中口径的财政支出(综合财政支出)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出(综合财政支出加制度外财政支出)。可见,大口径的财政支出是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较为真实地反映,但同样考虑到制度外财政支出的数据不易得到,我们在下面的定量分析中侧重分析改革开放以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

(一) 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通过上面对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有:预算内财政收入、财政分权、城市化率、总人口的净增长率和开放度。由于这里侧重分析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收入对支出的影响,我们用综合财政收入代替预算内财政收入。另

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运行机制的引入，政府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而且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差距却逐渐拉大，减少收入差距成为政府重要职责。这些都对财政支出产生影响。因此，对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支出规模的分析，我们引入市场化指数和基尼系数这两个变量。由于在计算市场化指数时，我们加入了开放度这一变量，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在包含市场化指数的分析时，不将开放度单独作为一个变量加到模型中。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选择的变量为：综合财政收入、财政分权、城市化率、总人口的净增长率、市场化指数和基尼系数。解释变量的含义如表 11 所示。由于市场化指数只计算到 2003 年，因此，我们选择的回归区间为 1978—2003 年。

表 11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解释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trr_t	t 时期综合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低收入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受到财政收入规模的制约
$dpop_t$	t 时期总人口的净增长率	+	人口规模越大，对公共品需求越多
$decen_t$	t 时期预算内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分权）	-	高度分权的环境下，政府对穷人的援助减少
$dcity_t$	t 时期城市化率比上年提高的百分比	+	较高的城市化率促进财政支出的增加
gc_t	t 时期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	贫富差距与财政支出规模正相关
mi_t	t 时期市场化指数	-	在市场发育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市场化指数越高，财政支出规模越小

（二）模型的设定

在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时，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存在“虚假回归”问题，我们先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我们仍采用 Dickey-Fuller 的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

表 12 所示,其中 ter_t 表示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即综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表 12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ter_t	-1.14	-2.98	(C, 0, 0)	1
Δter_t	-3.68	-1.96	(0, 0, 0)	0
trr_t	-1.05	-2.99	(C, 0, 0)	1
Δtrr_t	-3.29	-1.96	(0, 0, 0)	0
$decen_t$	-0.96	-2.99	(C, 0, 0)	1
$\Delta decen_t$	-4.04	-1.96	(0, 0, 0)	0
$dcity_t$	-0.84	-2.99	(C, 0, 1)	1
$\Delta dcity_t$	-9.16	-1.96	(0, 0, 0)	0
$dpop_t$	-0.09	-2.99	(C, 0, 1)	1
$\Delta dpop_t$	-4.02	-1.96	(0, 0, 1)	0
gc_t	-0.11	-2.99	(C, 0, 0)	1
Δgc_t	-4.00	-1.96	(0, 0, 0)	0
mi_t	-1.33	-3.60	(C, T, 0)	1
Δmi_t	-4.54	-2.99	(C, 0, 0)	0

注: C 代表常数项, T 代表时间趋势, N 代表滞后期阶数。

变量前面加“ Δ ”代表该变量的一次差分。

从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看出,各变量都是 1 阶单整的,对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我们进一步进行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同样,我们采用恩格尔-格兰杰 (EG) 两步法。以 ter_t 为因变量, trr_t 、 $decen_t$ 、 $dcity_t$ 、 $dpop_t$ 、 gc_t 和 mi_t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并提出残差 u , u 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13 所示。

表 13 u 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u	-7.93	-1.96	(0, 0, 0)	0

从表 13 的结果看出, 残差 u 是平稳的。变量 ter_t 、 trr_t 、 $decen_t$ 、 $dcity_t$ 、 $dpop_t$ 、 gc_t 和 mi_t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 我们将模型 2 设定为:

$$ter_t = a + b_1 \times trr_t + b_2 \times decen_t + b_3 \times dcity_t + b_4 \times gc_t + b_5 \times mi_t + b_6 \times dpop_t$$

(三) 模型的回归

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后, 我们直接用最小二乘法 (OLS) 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4 所示。由于原模型中财政分权不显著, 故将此变量去掉, 得出修正后的回归结果。

表 14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2	
	原模型	修正后
trr_t	0.92 (21.93)***	0.92 (22.48)***
$decen_t$	0.03 (0.63)	—
$dcity_t$	0.69 (1.49)	0.6 (1.39)
gc_t	0.37 (2.71)***	0.42 (3.75)***
mi_t	-0.14 (-4.45)***	-0.13 (-4.56)***
$dpop_t$	-2.52 (-1.99)*	-1.96 (-2.23)**
$\overline{R^2}$	0.930	0.932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

另外, 对回归结果进行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得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

(四) 回归结果分析

从调整的拟和优度 ($\overline{R^2}$) 看出, 模型对数据拟和得较好, 可以解释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 93.2%。从修正后的回归结果看出, 除了 $dcity_t$ 外, 其余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

1、对 trr_t 的解释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综合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每提高 1%，综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提高 0.92%，这说明综合财政收入规模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基本上保持同比例的变动。从综合财政收入规模和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图（图 7）可以看出，除了 1979 和 1980 年，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综合财政收支基本上保持平衡，有些年份还出现结余，而 1993 年以后综合财政收支的差距变得明显，综合财政支出规模（ ter_t ）逐渐大于收入规模（ trr_t ）。这与我国 90 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发行国债有关，国债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但从长期来看，收入规模仍是制约支出规模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以收定支”还是“以支定收”，财政收入始终是支出的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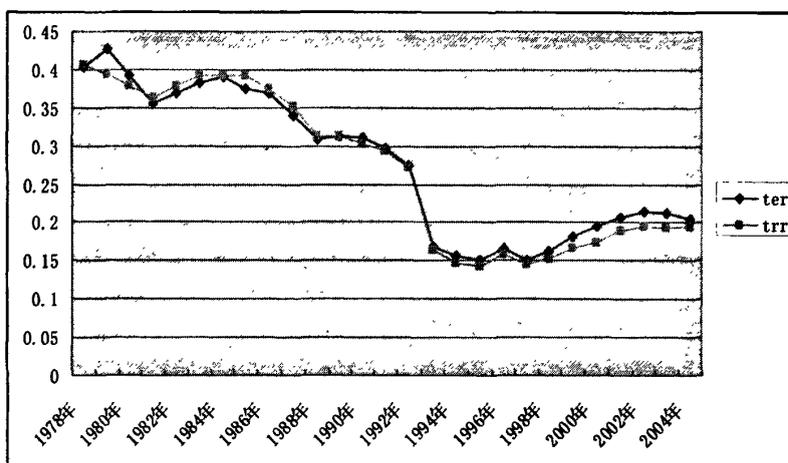


图 7 综合财政收入规模与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图

2、对 $decen_t$ 的解释

控制变量中加入市场化指数和基尼系数后，财政分权和城市化率对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财政分权的显著性最差，这是因为财政分权与市场化指数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883，故只能将一个变量放到模型中，而将市场化指数放到模型中对数据的拟和优于财政分权。因此，我们在修正后的模型中保留市场化指数，去掉财政分权。

3、对 $dcity_t$ 的解释

从修正后的结果看出,虽然 $dcity_i$ 不显著,但将其去掉会降低模型的拟和优度,因此,我们将 $dcity_i$ 保留在模型中。城市化率比上年每提高 1%, 综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提高 0.6%。这与前面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城市化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基本建设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低,平均为 19.11%。可见,基本建设支出仍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按照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的投资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政府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基本建设投资的扩大,进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这与马斯格雷夫观点相一致。而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也预示着城市化率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将逐渐减弱。

4、对 gc_i 的解释

基尼系数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呈现显著地正相关,修正后的结果显示基尼系数每提高 0.01, 综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提高 0.42%。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转轨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基尼系数正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体现。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和缩小收入差距,政府需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和增长转移支付,这些举措推动了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从 1978—2004 年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²⁶(图 8)看出,尽管基尼系数增长较缓慢,但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基尼系数的增大意味着人们收入差距的加大,如果政府旨在减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那么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转移支付就会上升。因此,我们预测今后基尼系数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将会加强。

²⁶ 不同的学者对基尼系数测算得出的数值存在差异,这里仅仅为了描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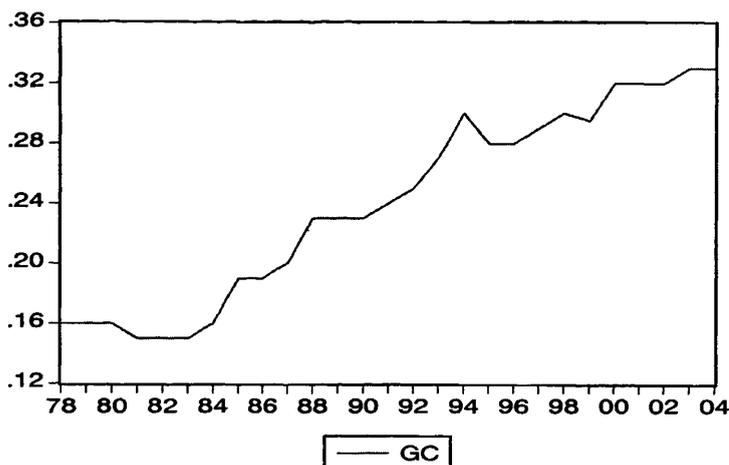


图 8 1978—2004 年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图

5、对 mi_t 的解释

政府和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两大主体，市场调节的多，政府相应的职能就会减少，因此，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回归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理论。市场化指数每提高 1%，综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降低 0.1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远远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因此，政府职能在调节领域上、调节层次上、调节方式上都发生了根本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引起财政支出范围的变化，进而对财政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另外，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必然缩小政府的职能范围，但随着市场化指数的逐渐提高，政府职能并不是无限制的缩小。可见，随着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化指数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不一定始终保持负相关关系。

6、对 $dpop_t$ 的解释

从回归结果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总人口的净增长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与公共财政体制下人口与财政支出规模的正相关性不同，我国人口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作用较为特殊，如 1997 年以后在总人口净增长率继续下降时，财政支出规模却逐渐上升。这是由于政府财政支出需求的扩大忽视了由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公共需求增加，故导致在我国人口

与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呈现特殊的关系。

(五) 财政支出规模的预测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我们可以对2006—2010年的综合财政支出规模进行预测。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首先对模型中各解释变量进行预测；其次将各解释变量的预测值带入模型求出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预测值。各解释变量预测值的计算方法：对于 $dcity_t$ 和 $dpop_t$ ，我们计算出这两个变量2001—2005年的平均值，将平均值作为2006—2010年的预测值；对于 mi_t ，我们先计算出该变量2001—2003年平均增长速度，然后假设在短期内市场化指数按照此速度增长，进而求出预测值；对于 trr_t 和 gc_t ，我们分别计算出这两个变量2001—2004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样假设短期内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和基尼系数按此速度增长求其预测值。各解释变量的预测值如表15所示。

表15 各解释变量的预测值

年份	trr_t	$dcity_t$	gc_t	mi_t	$dpop_t$
2006	0.2061	0.0135	0.335	8.6	0.0063
2007	0.2122	0.0135	0.338	8.73	0.0063
2008	0.2184	0.0135	0.34	8.87	0.0063
2009	0.2249	0.0135	0.343	9.02	0.0063
2010	0.2315	0.0135	0.346	9.16	0.0063

将各解释变量的预测值带入模型，进而求出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预测值，如表16所示。

表16 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预测值

年份	综合财政支出/GDP
2006	0.2235
2007	0.2287
2008	0.2334
2009	0.2387
2010	0.2442

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全面反映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现状，因为还有一部分制度外支出存在。虽然，制度外支出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学者们一般认为制度外支出相当于预算外支出水平。经过 1996 年的预算外资金调整，1997—2004 年预算外资金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3.3%，我们以这个比重作为制度外资金的估计值。在综合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加上制度外支出，我们就可以得出 2006—2010 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预测值，如表 17 所示。

表 17 财政支出规模的预测值

年份	(综合财政支出+制度外支出)/GDP
2006	0.2565
2007	0.2617
2008	0.2664
2009	0.2717
2010	0.2772

第四章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通过对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理论的介绍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与发达国家作一下比较,找出差距并分析原因。

一、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分析

工业化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长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如表 18²⁷所示,187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财政支出占 GDP 的平均份额缓慢提高,从 1870 年的 10.8% 上升到 1913 年的 13.1%。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财政支出已经超过 GDP 的 25%。到 1937 年,财政支出已经提高到平均 23.8% 的水平,约为 1913 年的 2 倍。维托·坦齐和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00)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国财政支出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大衰退”所造成的 GDP 下降导致的,而不是财政支出真正增加了。1937—1960 年,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以较慢的速度增长,从 1937 年的 23.8% 上升到 1960 年的 28.0%。而其中的大部分可能与国防支出的增加有关,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尤其如此。1960—1980 年是财政支出增长的最快时期,财政支出占 GDP 的平均份额从 1960 年的 28.0% 增加到 1980 年的 41.9%。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开始减慢,某些国家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80—1990 年间,奥地利、德国、爱尔兰、日本、瑞典、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挪威和美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而比利时和荷兰在这近 20 年当中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工业化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有些国家出现小幅度的下降,但总的来说,财政支出相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工业国在 100 多年的发展史中,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上升 30 多个百分点。到 1996 年,工业国的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 45.0%。

²⁷ 数据来源:王世华、刘春江、汪秋明译:《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表 18²⁸ 1870—1996 年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占 GDP 的百分比）

	19 世纪	一战	一战后	二战	二战后			
	后, 1870	前		前				
	年前后*	1913	1920	1937	1960	1980	1990	1996
政府总支出 (所有年份)								
澳大利亚	18.3	16.5	19.3	14.8	21.2	34.1	34.9	35.9
奥地利	10.5	17.0	14.7**	20.6	35.7	48.1	38.6	51.6
加拿大			16.7	25.0	28.6	38.8	46.0	44.7
法国***	12.6	17.0	27.6	29.0	34.6	46.1	49.8	55.0
德国	10.0	14.8	25.0	34.1	32.4	47.9	45.1	49.1
意大利	13.7	17.1	30.1	31.1	30.1	42.1	53.4	52.7
爱尔兰****			18.8	25.5	28.0	48.9	41.2	42.0
日本	8.8	8.3	14.8	25.4	17.5	32.0	31.3	35.9
新西兰**			24.6	25.3	26.9	38.1	41.3	34.7
挪威****	5.9	9.3	16.0	11.8	29.9	43.8	54.9	49.2
瑞典***	5.7**	10.4	10.9	16.5	31.0	60.1	59.1	64.2
瑞士	16.5	14.0	17.0	24.1	17.2	32.8	33.5	39.4
英国	9.4	12.7	26.2	30.0	32.2	43.0	39.9	43.0
美国	7.3	7.5	12.1	19.7	27.0	31.4	32.8	32.4
平均	10.8	13.1	19.6	23.8	28.0	41.9	43.0	45.0

注：*表中各栏或者是可以得到的最近年份的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据有些是根据 GNP 或 NNP 而不是 GDP 计算出来的。

**该年份为中央政府数据；新西兰 1960 年一栏为 1970 年的数据，1996 年一栏为 1994—1995 年的数据。

***1996 年的数据；依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定义而计算的，小于法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

****由于数据计算的中断，用 1995 年的数据代替 1996 年的数据。

进入 21 世纪后，工业化国家的财政支出大体维持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水

²⁸ 数据来源：维托·坦齐、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 世纪的公共支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平上,从2000—2004年部分国家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表19)来看,除了新西兰以外,其他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大体保持不变,其中意大利和英国下降的较为明显。新西兰由于率先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已经涉及到财政制度和支出计划的所有层面,因此,新西兰的财政支出表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表19 2000—2004年部分国家财政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年份 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英国	36.5	36.7	37.1	—	—
意大利	45.6	47.4	—	49.2	48.5
新西兰	—	—	—	41.2	41.6
德国	45.9	48.3	48.5	49.0	—
奥地利	—	51.6	55.1	51.2	—

注:表中数据根据2002—2005年《世界经济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工业化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财政支出规模大体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有些国家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后再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图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表现出与工业国相反的趋势。

另外,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和工业国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两者的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比较。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现阶段的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19世纪末的水平,因此,本文将现阶段的中国与工业国19世纪末的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比较。由表18显示,19世纪后,1870年前后,工业国财政支出占GDP的平均份额为10.8%,可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高于这个值,这也验证了David L.Lindauer的观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高于具有相同人均收入时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见,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变化确实存在特殊性。

本文将这种特殊性归因于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各种因素。除了特殊因素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一般因素中，某些因素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具体分析比较如下：

(一) 人均 GDP

无论是瓦格纳法则还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都认为人均 GDP 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有些西方学者（Jurgen von Hagen）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人均 GDP 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而通过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均 GDP 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瓦格纳法则未能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做出解释。然而，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瓦格纳法则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这个法则更适合解释有益产品支出的增长，如教育、基础设施服务等。针对这一观点，我们进一步验证瓦格纳法则是否能够解释我国有益产品支出的增长。

由于瓦格纳法则强调人均 GDP 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 2 中加入人均 GDP，因变量是有益产品支出规模，我们用社会文教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模型中加入人均 GDP 后，市场化指数和基尼系数的显著性变得很差，这说明人均 GDP 与市场化指数、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计算得出相关系数分别为：0.989 和 0.971。因此，我们将市场化指数和基尼系数从模型中去掉。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 $\ln rpergdp_t$ 、 $dpop_t$ 、 $decen_t$ 、 $dcity_t$ 和 trr_t 。我们选取 1978—2004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解释变量的含义如表 20 所示。

表 20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解释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ln rpergdp_t$	t 时期实际人均 GDP (元) 的自然对数	+	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教支出规模正相关
$dpop_t$	t 时期总人口的净增长率	+	人口规模越大，对公共品需求越多
$decen_t$	t 时期预算内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 (分权)	-	高度分权的环境下，政府对穷人的援助减少

$dcity_t$	t 时期城市化率比上年提高的百分比	+	较高的城市化率促进社会文教支出的增加
trr_t	t 时期综合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收入的扩大促进支出的增加

对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回归，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对解释变量 $dpop_t$ 、 $decen_t$ 、 $dcity_t$ 和 trr_t 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得出他们都是 1 阶单整变量。这里只检验因变量 (sr_t) 和 $\ln rpergdp_t$ 的平稳性。这两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sr_t	-0.93	-3.71	(C, T, 4)	1
Δsr_t	-3.03	-3.02	(C, 0, 0)	0
$\ln rpergdp_t$	-3.68	-3.71	(C, T, 4)	1
$\Delta \ln rpergdp_t$	-3.78	-3.07	(C, 0, 4)	0

注：C 代表常数项，T 代表时间趋势，N 代表滞后期阶数。

变量前面加“ Δ ”代表该变量的一次差分。

可见，变量 sr_t 和 $\ln rpergdp_t$ 也是 1 阶单整的。变量平稳性检验后，我们对变量 sr_t 、 $dpop_t$ 、 $decen_t$ 、 $dcity_t$ 、 trr_t 和 $\ln rpergdp_t$ 进行协整检验。以 sr_t 为因变量， trr_t 、 $decen_t$ 、 $dcity_t$ 、 $dpop_t$ 和 $\ln rpergdp_t$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并提出残差 u ， u 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22 所示。

表 22 u 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 (C, T, N)	单整阶数
u	-4.61	-1.96	(0, 0, 0)	0

从表 22 的结果看出，残差 u 是平稳的。变量 sr_t 、 trr_t 、 $decen_t$ 、 $dcity_t$ 、 $dpop_t$ 和 $\ln rpergdp_t$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将模型 3 设定为：

$$sr_t = a + b_1 \times \ln rpergdp_t + b_2 \times dpop_t + b_3 \times decen_t + b_4 \times dcity_t + b_5 \times trr_t$$

我们直接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初次回归结果中 $dcity_t$ 和 $dpop_t$ 不显著，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去掉得到修正后的结果，如表 23 所示。且回归结果经过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

表 23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3	
	原模型	修正后
$\ln rpergdp_t$	0.01 (3.72)***	0.01 (4.44)***
trr_t	0.08 (5.59)***	0.08 (7.22)***
$decen_t$	-0.05 (-3.12)***	-0.04 (-3.98)***
$dcity_t$	-0.09 (-0.60)	—
$dpop_t$	0.12 (0.33)	—
$\overline{R^2}$	0.879	0.889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

从修正后的回归结果看出，模型对数据拟和得较好，该模型可以解释社会文教支出规模变动的 88.9%。而且人均 GDP 与社会文教支出规模呈正相关，且是高度显著的。可见，人均 GDP 是影响社会文教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瓦格纳法则可以解释有益产品支出的增长。

(二) 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城市化率显著地促进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而从我国的实证分析中进一步得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化率对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较大，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其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效果将会减弱。

(三) 基尼系数

在我国基尼系数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与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相一致。基尼系数与财政支出规模呈现正相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政府调节不公平分配的支出越多。

(四) 人口

人口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西方的财政支出

理论以及相关的实证分析认为人口的增长促进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而在我国人口与财政支出规模呈现负相关，虽然模型 1 得出 1994—2004 年这一阶段，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但作用效果不是很明显。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需求的扩大忽视了由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公共需求的增加，公共财政理论的思想还没有融入到财政运行的决策中。

（五）财政收入（税收收入）

我国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有较强相关，高收入国家 GDP 与财政支出有较强相关”的世界发展规律。而且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受到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较大，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财政收入规模仍是制约财政支出规模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

（六）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较为显著，从模型 1 得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规模呈现不同的相关性。而国外学者实证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规模呈负相关，公共部门集权的强弱与政府对穷人援助多寡的存在一定关系，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遏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因此，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认为公共部门越集权，对低收入家庭的援助越多。笔者认为虽然我国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规模作用效果较明显，但西方学者的解释由于中国要素的地区流动性较弱而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在我国财政分权之所以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产生影响，是因为财政分权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的变化，从而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产生影响，进而导致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变化。

（七）开放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开放度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度与财政支出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西方学者论证的开放度与财政支出规模的正相关性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在于开放度的提高意味着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但我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政府职能也在发生转变，与计划时期比较而言，政府职能范围大大缩小，其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效果超过了开放度，最终导致经济越开放，财政支出规模越小。

（八）市场化指数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市场化指数是影响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的特殊因素。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化指数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效果将会减弱，当我国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时，市场化指数这一名词随之消失。

我们将上述的比较结果总结如下表：

表 24 各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影响的国际比较

影响因素	中国	发达国家
人均 GDP	影响不显著	正相关
城市化率	正相关	正相关
基尼系数	正相关	正相关
人口	负相关	正相关
财政收入	正相关	正相关
财政分权	负相关	负相关 ²⁹
开放度	负相关	正相关

²⁹ 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规模也呈负相关，但西方学者的解释在我国不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及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财政支出应由国家主导型向公众主导型转变

由前面对财政支出增长理论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公众主导型理论认为人均 GDP、城市化率、基尼系数和人口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国家主导型理论则认为财政收入和政府的产出成本是重要因素。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目前人均 GDP 和人口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不明显，而财政收入和政府的产出成本则成为制约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关键因素。可见，在我国公众主导型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解释作用远远弱于国家主导型理论。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构建，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的财政支出思想对我国传统财政支出思想产生了的冲击。而且随着民主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官僚拉动对财政支出的作用将受到制约，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出应逐渐向公众主导型转变。为此，我们应着重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逐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体现了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的财政支出思想，因此，其建立和完善是实现我国财政支出转型的必要前提。具体而言，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主要是要及时调整财政投资方向，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从根本上来看，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实际上就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制度的转型，即从面对企业转向面对个人；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

第二，完善民主体制建设。在市场经济下，与公共选择理论相配套的是公众表露机制。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向社会公众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而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民主体制提供给人们一个向政府表达偏好并借以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为的最佳渠道。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完善民主体制建设，可以说民主体制的建设保证了公共服务的实现。

二、综合来看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并不小

虽然 2006 年的统计年鉴对 1978—2005 年的 GDP 进行了调整, GDP 调整后使综合财政支出规模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但目前通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出的我国综合财政支出规模已超过 20%。其中预算外支出规模计算的比较保守,且制度外支出、财政收入退库支出和社会保障基金支出还没有包括在内。如果在综合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加上这三项支出,那么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就达到 30%以上。而欧洲各国特别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较高。如果我国的保障支出也达到这些国家的水平,那么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超过他们。因此,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过低的结论。实际上,本文认为中国今后财政支出增长的潜在压力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政府不仅要在经济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力度,而且要在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增加支出。特别是近年来,政府着重关注民生问题: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减免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实现、就业政策的实施、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都需要政府增加投入。这对财政支出产生了潜在的压力。

第二,由于我国目前统计的财政支出里尚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债利息支出。而随着我国债务余额的不断积累,债务利息支出将逐渐增加。同时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的逼近,社会保障支出将成为财政支出比率提高的重要决定因素。

可见,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存在较大压力,我们应重视对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调节,优化支出结构,缩减和控制不必要支出,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保证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丛树海：财政支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2] 王雍君：中国财政支出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 [3] 杨丹芳：财政支出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4] 阎坤、王进杰：财政支出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5] 王世华、刘春江、汪秋明译：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 [6] 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7] 孙长清、李晖：基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最优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 [8] 赵梦涵：新中国财政税收史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 [9] 苏明：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 [10] 维托·坦齐、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1] 孙小系：总量平衡、收入分配与宏观调控[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 [12] Leonard, H.B. (1986), "Checks unbalanced: The quiet side of public spending", Basic Books, New York.
- [13] Pryor, F. (2002), "Quantitative notes on the extent of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in various OECD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 5, p. 693-714.
- [14] Baumol, W. J.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3 (June).
- [15] Thomas A. Garrett and Russell M. Rhine. (2006), "On the Size and Growth of Govern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 [16] Musgrave, R. A. (1982), "Why Public Employment?" in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Employment, ed. Robert. A. Havema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7] Peacock, A. T. and Wiseman, J. A. (1961),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90-19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18]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1999), "The Size and Scope of Govern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with Rational Politicia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19] Rodick, D., (1998), "Why do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Alesina, Alberto and Romain Wacziarg, (1998), "Openness, Country Size and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69.

[21] De Mello, L. (1999), "Fiscal Federalism and Government Siz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MF, Washington.

[22] Persson, T. (2001), "D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hape Economic Policy?", NBER, Cambridge.

[23] Garren, J., Trask, K. (2001),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Another Look*. Gatton College, Lexington.

[24] Eichner, T., Wagener, A. (2002), "Increases in risk and the welfare state", CESIFO, München.

[25] Holsey, C., Borcharding, T. (1997), "Why Does Government's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Grow", v: Mueller, D. (ur.):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CUP, New York.

[26] Fatas, Antonio and Andrew Rose, (2001), "Do Monetary Handcuffs Restrain Leviathan? Fiscal Policy in Extreme Exchange Rate Regimes", CEPR Discussion Paper 2692.

[27] Oates, Wallace E., 1985, "Searching for Leviathan: 'An Empirical Stud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4.

[28] 胡锋: 转轨时期我国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 2002 (2).

[29] 黎君: 中国财政支出比率的实证分析[J].财政税收, 2004 (3).

[30] 廖家勤: 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制度创新研究[J].湖北财税 (理论版),

2003 (5)。

[31] 廖家勤: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分析及其合理控制[J].当代财经, 2004 (12)。

[32] 韦邦荣、杨玉生: 中国财政支出与 GDP 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 2006 (14)。

[33] 马树才、孙长清: 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J].统计研究, 2005 (1)。

[34] 马立平: 关于财政支出与总产出效果的数量分析[J].决策参考, 2005 (12)。

[35] 张明喜、陈志勇: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J].财贸经济, 2005 (10)。

[36] 侯荣华: 财政支出合理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1 (11)。

[37] 杨继、刘柯杰: 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2 (9)。

[38] 张宗益: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行测度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06 (3)。

[39] 霍景东、夏杰长: 我国公共支出扩张的实证分析 (1978—2003) [J].财贸经济, 2005 (7)。

[40] 赵杰: 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我见[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1996 (2)。

[41] 孙长清、李晖、于文涛: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动趋势预测[J].地方财政研究, 2005 (5)。

[42] 赵志耘: 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J].财贸经济, 1998 (12)。

[43] 陈君: 财政支出增长理论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 2000 (2)。

[44] 吴凯: 浅论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J].财经论丛, 2006 (3)。

致谢

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李齐云教授。从论文选题、写作到最终定稿，李齐云老师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大到文章框架，小到标点符号，李老师都认真地作了批注和修改，其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值得我学习。同时感谢李文老师和李一花老师对我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同学们。最后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使我顺利地完成论文的写作。

韩仁月

2008年3月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论新企业所得税法下对外投资涉税政策的优化》，《税务研究》，2008年第2期，P36-38，第一作者。
- 2、《我国地方税务系统人力资本与人均征收额相关性分析》，《税务与经济》，2008年第1期，P91-95，独立作者。
- 3、《博弈论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P69-72，独立作者。